

新筴決科古今源流至論

十四

提刑

國朝崇重

緹紫爭榮秩同漕運此 國朝崇重之意也印紙書績籍名中書

此 國朝激勸之權也景德四年真宗謂王旦曰先帝常選朝官

地控邊要尤須得人取性度和平有執守者親遣太常博士陳綸

李及成引對於長春殿所至專察視囚禁詳視軍情州郡不得迎

送聚會所部每旬其囚繫犯由訊鞠大弟申報常檢幸催督任繫

父者即馳往按問出入罪者移牒覆鞫劾官吏以聞敢有庇匿

並當加罪仍借緹紫以三年為任增給緹紫如漕運使之數內出

御前印書為督其勞績中書密院籍其姓名代還奏課議行功

賞如刑獄狂溢不能適幸官吏曠他 夫天下分而為幾縣縣摠而

不能彈逆務從畏避者真以深典

為幾州州合而為幾道獄讞之繁耶簡耶民情之伸耶否耶其權

皆出於憲司之職使得元結數十輩錯布州郡則萬物吐氣安有

不平之訟是以我朝重之重之者所以重其民也此其哀矜一念

隱然於設官分職之際故其擇吏也取其愷悌之賢而不取其刻

深之習取其均平之政而不取其高下之手死罪之覆遷為貧郎

杜衍為提點刑獄覆死 寬獄之活課居上等 詳符四年以主客郎

罪十為刑部員外郎官 中李巽為度支郎中

兩浙運使司勳郎中王矩為工部郎中京西運副初遣官提點刑

獄至是代際命白敏中詩較其殿最以尚活寬獄者為第一等餘

為第一等與第百課弟 夫以謹刑之吏優以祿秩則苛虐者知所

懲矣清謹者聲擢之提按天聖二年監察御史張述為益州路提

按之任尤須得人王欽若曰逸 賢明廉幹委之 誠問 謂明道二年上

為御史以清謹者今以稱職 乃復諸路提點刑獄司 夫以

路刑獄既罷提點官轉運司不能 一第親識問思致冤濫 夫以

且選賢明庶幹不生事者委任之 復諸路提點刑獄司 夫以

清明之吏得以居官則貪愚者知所憚矣或者乃曰申命使臣祇

為勞擾尚見於淳化之詔淳化四年十月降詔曰北者申命使臣

於哀矜徒肆為於勞擾其諸使遣 提刑無益過為煩擾又見於天

刑獄司宜從省罷委轉運司提 刑獄官過為煩擾死益於事故也

聖之令轉運使副或言提點刑獄官過為煩擾死益於事故也

則是司之設徒為州縣之擾其說果信乎然天下幾州不能皆龔

黃一州幾縣不能皆卓魯豈無未清之訟乎使任按察之職者剪

一身之棘榛植子孫之桃李私家無怨矣如公家何求鸞鳳之美

名改鷹鷂之清操守令無擾矣如吾民何蓋斂勞擾之怨者正以

伸寬抑之刑而假安靜之名者適以滋姦貪之地此歐陽公所謂

朝廷未知官吏為州縣大患而按察可以利名委任之意不堅毀

謗之言已入正有激而云也河北按察使歐陽脩言今按察者所

奏未能為行沮毀者一言便加輕信

提刑

皆由朝廷未知官吏為州縣大吏而按察司不然淳化嘗委刑獄
以利民委任之意不可故毀謗之言已入
於漕司矣見上未幾景德親選其人專察囚禁而憲司復置也見上
天聖又嘗併提按於漕司矣見上未幾明道以漕運不能躬親
問恐致寬濫而憲司復置也見上然則淳化天聖之詔以為煩擾
者豈非懲羨之大過歟故嘗曰目為三虎者不當責慶曆中漕司
鼎頰務深刻官吏
牌之另江東三虎
帳贖賞錢支用及違法利取錢物事發除名勒停上日監司可以按
察為賊置司所在不能既失察之罪御批傳琪劉穎各降一官
號為四瞪者不可議京東監司孔宗旦李遵徐尚周等四
人入多惡之另為四瞪仁宗時也而不適
枉濫者深足議也見上

守令

嘗觀班孟堅之傳循吏而有疑焉夫親民者莫如守而於民最親
者莫如今今漢傳所紀守相甚悉凡令若長沒而不書豈為邑者
績用之不逮於郡耶否則瑣瑣為不足紀也噫此正孟堅史筆之
微旨歟且天下至廣也郡邑至衆也以郡而言之守長之賢否且
不能人人而察而縣幾倍於郡令幾倍於守其廉其貪其材其庸

全上必細書之

漢今下相

况得枚舉而縷計哉故漢人之察吏深得上下相維之意詔旨叮
呼璽書勉厲惟及守相而部刺史以六條問事獨察二千石而已
元豐五年初置刺史每以秋分
行部以詔書六察郡國率不法以此見命守察令之意是時也有
聲中興者茂陵之績著魏想治行尤異者陽程之治彰趙廣道不
拾遺何愧於穎川之遜畔二老願留何慊於膠東之勞來
之謠詠著之史冊昭昭可見班史豈故遺於此哉忠義不傳而紀
信之實未嘗沒湯周不列酷吏豈能逃深刻之失蓋漢之察吏者
既惟切切於守相而固之傳循吏不屑及於令宰也真矣至膺百
里而縮銅章者皆委其責於守若相也王尊之守安定則出教告
屬縣以明謹所職而毋以身試法朱博之為冀州而以兩令換縣
因其有材不職而改任之薛宣亦以刺史當察墨綬之長吏比漢
制所以近古也漢治遠矣五季令長率皆庸謬無能之流國家以
民為本其於親民之官深切留意是故損鎮將之權而邑之事始
舉今朝事實五代任官凡縣尉不能自若不任舉策者始注縣令
故天下之邑率皆不治誅求刻剝恨亦方狀故慢諱之言多以
長官為笑建隆初始以朝官為知縣其後多用京官為之五代藩
將補親隨為諸縣鎮將掌盜劫劫志縣令抗礼凡公事即專達於

我朝留意親民之任

守令

川建隆三年置尉薄掌鄉村盜賊選京朝之官而邑之任始重見

其事舉則得行所欲為之志其任重則不敢有輕授之心然祖宗

之意猶未也蓋民不能徧愛得賢令足矣令不能盡知得賢守足

矣守臣歲舉縣令一人則天聖之詔也天聖七年詔知州軍文武

薄尉有罪非雖私有出身三考無出身四考知州課縣令三條則

熙寧之法也熙寧二年考課院知州課縣令三條則

差役均平並無論議之人及雖論議而無不當之理在任能屏除

盜賊里民安居勸課力田使野無曠土又無不富之理在任能屏除

有增街在任架閣簿書務令整齊經提轉點檢別無散失及只復

功利疏導積水以利民田能勸誘人戶種植桑葉天下州軍委知

州通判每歲取案轄下得替知縣人戶種植桑葉天下州軍委知

善德義清謹公平格勤按逐人有上項事實即奏詳為上中下三

等申本路提轉再行審定上中下二項內有績以尤異出於上等

之外即定為優等若政事昏繆守倅察縣令四善則元祐之令也

元祐四年吏部言縣令委任守倅考察課績以德義有聞清謹明

之最農桑舉格勤野無曠土為勸課之最并除盜賊振恤窮困為

所養之最仍通取善最分三等及十事以上為五事為中餘為下

夫舉之者守課之者守察之者又守也則領挈表順綱舉目張又

何患有不稱之職哉今守相任考察之責者吾感焉其所剡薦者

以財賦充益為先而留意教化者未必不遭斥逐其所稱賞者以

催科先辦為最而勞心撫字者未必不考下下逢迎主將則可以

取悅而進身稽違星限則立致譴呵而罷黜否則曰某邑某宰非

某人之葭葦則某人之推轂也非某人之膠漆則某人之請託也

又否則曰其縣某屬非苞苴之往來則書問之殷勤也非介紹之

相通則左右之先容也培恩桃李而不為荆棘之地沽名為鳳而

不立鷹鷂之操則何以警貪墨之風而養循良之治哉昔高宗

聖訓曰縣令末也郡守本也若郡守得人則縣令何患不得人此

今日家法也紹興二十八年何傳請釋大雖然令長得人責之守

牧守牧得人責之部使此又澄源正本之論故併及之

漢爵二十級表爵皆秦制以賞功勞

公士漢儀曰公士為國君列士顏注曰言其爵命

上造顏曰言有成於命上也

簪裹顏曰以組帶馬曰裹簪裹者言飾此馬也

不更顏曰言不尚更卒之事也

甲任

高宗

二十

卷二十

士夫 顏曰列位從大夫

官大夫 顏曰加官公者示稍尊也樊噲傳曰國大夫

公大夫 秦制公大夫以上令丞與抗礼 高紀曰七大夫以上皆高爵也顏曰七夫夫公大夫也

公乘 一曰上聞爵 顏曰言其得乘公家之車也

五大夫 食貨志曰民多買復及五大夫召發之士益鮮顏曰五大夫第九級至此始免徭役

左庶長 顏曰言其為衆列之長

右庶長

左更 顏曰更言主領更卒部其役使也

中更

右更

少上造 顏曰言其主上造之事

太上造

駟馬庶長 顏曰言乘駟馬之車而為庶長也

大庶長

關內侯 劉昭曰秦都山西以關內為王畿故曰關內侯 風俗通曰秦時六國未平將相家皆關中故曰關內侯

徹侯 應劭曰舊曰徹侯 武帝諱曰通侯通亦徹也張晏曰後改為列侯列者序列也

爵邑

漢唐爵邑之下

漢以爵邑為實惠唐以爵邑為虛名愚嘗推其本末矣漢封爵之等有二十曰徹侯者乃得食縣曰關內侯者即無受邑曰大庶長

至公士者如更職耳 漢百官表上二十徹侯秦制以賞功勞後志賞有功大者食縣小者食鄉亭得臣其所食吏民武帝元朔二年令諸王得推恩分衆子士 國家為封亦為列侯 又後漢志取秦賜爵十九等為關內侯亡士寄食在所取民相多少各宜有戶數為限州昭曰秦都山西以關內為王畿故曰關內侯若宣

帝本始間以劉德蘇武爵皆關內而得食邑者蓋當時嘉異定策之功 宣帝本始元年論定策功蘇武等六人爵 高帝即位初年七

大夫以上皆令食邑又所以特寵一時軍士之勞蓋非常制也 高前

祖紀帝於即位令軍士食邑之例有二有封為某侯言食邑數者

有封為其侯不言食邑者漢成帝侯表如平陽侯萬六千戶留彼
不言食邑蓋以一縣一鄉之租稅俱予之言邑數則特據邑數而

予之耳周官所謂以其室數制之者是以若戶之數而封不

足以充之則或取之其隣張延壽嗣富平侯國在陳留別邑在魏

其云別邑者取之隣近之租稅以給之蓋無定制也漢高帝功臣

嗣富平侯國在陳留別邑在魏又如夏侯之食邑沂要之漢人

制爵自侯以上則食租自大庶長以下亦得贖罪食貨故公大夫

以上者得與令丞抗禮高紀爵五大夫者有罪不入控軒惠紀爵

實惠者若唐則不然曰王至男者其爵等有九曰萬戶至三百者

其邑數亦有九唐百官志司封郎中一人從五品上員外郎一人

但止於服色而已陸贄所謂無俸祿之資無管攝之柄無免役之

優者是也本傳是其所以為美稱者又所以為虛假歟安有如漢

人之實哉噫以唐而論漢則漢無足取以我朝而論漢則漢亦不

能無議者且國朝爵有五等公侯伯子男是也且官之至少卿

監遙郡勳之至上柱國也始封男爵其食邑三百焉已而二百封

子已而二百封伯已而二百封侯至二千之數於是有公爵之封

八百封伯已而一千封侯亦至二千之數於是有公爵之封此侍

臣以下所封之例也同上若觀察待制以上使初封開國子食邑

也則不問封爵之有無即與伯封一轉而侯再轉而公矣初除執政

政不補有見封爵即帶封伯食邑五百戶食邑封二百戶次遇其

洋轉加邑即封侯食邑定封戶數亦如之又兩知恩遂封公侯其

我朝
不濫
封爵

初拜丞相也則不問封爵之高下即與侯封食邑至二千石則封
公實封至萬戶則封小國次中國次大國此宰執所封之例也
初拜相直封侯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每經恩遷轉官或美
罷相皆加食邑實封戶數亦如之及二千石封公若累加食邑通
食邑封及萬戶便封小國公次封中國公次封大國公若
因小國中國及卿邦不頓封大國者听如文路公是也
朝所以遠過於漢者蓋漢之爵封有以宦官而封如張釋卿者
紀八年封中湯者張釋卿為列侯諸中官宦
者今丞一皆賜爵關內侯食邑五百戶釋卿宦者
大者士封為樂道侯而我朝爵與德祿未嘗濫受也漢有累爵至
列侯而未有食邑如樊噲者有累賜食邑而後封侯如酈商者
而我朝爵與邑等未嘗虛假也此唐之不如漢而漢之不如國朝

資格

以法徇朝廷則待朝廷之意固厚而待士夫之意亦厚也以法徇
士夫則待士夫之意固薄而待朝廷之意亦薄也何者法所以奔
走天下士夫也上下改必於例而不權乎理之可否大小相洽於
情而不核乎事之名實前者勉強以相從後者展轉而循習譬如

漢初
資格
之善

金玉珠璣苟道路階庭處處有之則與瓦礫無異若爵祿一一如
意則何以奔走天下之士不懼朝廷之法輕而士夫之自待者亦
薄矣嘗觀漢之資格莫善於漢初莫不弊於武帝漢初之除相也
灌嬰薨而除御史大夫蒼薨免而相御史大夫嘉薨而相御史
大夫青是相之除拜皆以序遷矣
百官表下
漢初之拜爵也樊噲
以舍人而賜大夫已而加列大夫已而賜上聞已而賜五大夫
本傳
夏侯嬰以太僕而賜爵五大夫已而賜執帛已而賜執珪已而得
印置是爵之遷轉亦皆以階進矣間有超越遷轉出於上之特恩
而未聞指是以為例也夫何武帝之不念及此哉公孫洪徒步數
年至宰相封侯
本傳
車千秋亦以一言寤意旬月取宰相
本傳
嗚

武帝
資格
之弊

我朝
實意
待上
夫

呼相者百官之本也超資越次畧無等級况其餘乎蓋法之所在
天地鬼神不能易而易之者人也然則果法即人耶愚嘗切論我
朝之政遠過於前代者以寬恩待士夫之厚也我朝之政時有不
及於前代者以法例徇人情之過也蓋嘗究其由矣方執祖開國
之初也朝廷未有事例之授士夫未有積習之病是時也川班引

我朝
法例
備清

安石
破壞
資格

例妄訴威斷赫然謂朕之所與即為恩澤豈有例耶若是則泛例

無有也上等開寶四年南郊禮畢行賞以意御馬直從時命增給錢

人五千而川班爭訴不得如例擊登聞鼓陳乞上怒遣中使謂之

日朕之所與即為恩澤又馬有例哉命斬妄訴者四十人餘悉配

州元臣宿將以平蜀大勳雖已許之爵未嘗輕授若是則監恩

無有也曹彬平蜀始許以使相及還上曰今日方隅尚有未服者

五十張齊賢以布衣上書其言雖可取而亦未授以官若是則冗

爵無有也東軒筆錄太祖謂太宗曰我幸西都惟

格甚嚴其用某人也必曰嘗歷其資也由守而憲由憲而漕

而三路使由三路使而三司副使至是方除待制焉由正將邊守

州鈐由邊守州鈐而邊帥路鈐由邊帥路鈐而都鈐總管至是方

選管軍馬其迂轉不輕也如此官制舊典祖宗用人必嚴資格三

言路因其帖或遂除省府擢通判判制除簽判判一任選試館或擢

至待御史知雜事乃不次任用所為正運判若論資序一兩任升通

判選兩任升初知州資序可為正運判若論資序一兩任升通

字第兩任可正知州資序可為正運判若論資序一兩任升通

大儲而兩任可正知州資序可為正運判若論資序一兩任升通

領帥兩任升三路使資序若除發運使帶推字一任升三司副使

資序正此方平除待制及三路帥也朝廷每除藩府監司必有理

東資序指揮至王安石喜引新惟號能集事遂推知縣資序人為

監司即守至有初改官誤人亦須峻拔者又奏議政和二年呂

升都監才可任民事者除沿邊安州才者除州將自正將分以路

資格若功顯者升路鈐及公邊安州才者除州將自正將分以路

多而資未深者除路鈐及公邊安州才者除州將自正將分以路

總管任副總管至是方除遣管軍四州自循習既久不便從狹舊

比新例日衍一日前倣後承事增一事其來非朝夕耳故有司守

法不思國躰但徇人情歐陽公修已言於慶曆之始言行錄爵位

品秩若一稱滿其意將無以役使羣臣司馬尤復極論於治平之

初治平初司馬公上疏今爵位品秩譬如金玉珠玑苟道路階庭

名器祿爵人所奔趨必積勞而後遷則不敢躁求苟開驟進之門

使有意外之得則何所不至蘇軾又嘗力陳於熙寧之初奏議

然橫恩四出援例日至猶未至後來之極也迨夫安石用事喜引

新進有知縣資序而為監司郡守者有初改官而亦預峻拔者同

有為判官而遽除臺職者長編前秀州判官李定改太子中允除

蘇頌次至李太監皆封還監察御史裏行宋敏求封還詞頭復下

並補外天下謂之二舍人嗟夫示天下以寬大之意納士大夫於

寬裕之途茲豈不美然吾國之紀綱而使人情之所願欲公人

資格

求弟
試邑
之弊

材資
材資
之六

持士
持士

之情至於無已則法制舒肆而難收其末流之弊有不勝言者然
 祖宗以全盛之天下當又安長治之餘用四方事力之廣則涵容
 衆弊無傷大辨今以東南一隅之力收勞筋苦骨之賦未有舒伸
 轉移之術上方慮其事力之易窮下猶謂其志願之未滿豈可曲
 循姑息不求總核之時乎且隨事設官一官所以治一事也今添
 差益負至於無節一壺而百挈十羊而九牧慮其害政而病民也
 於是而不釐務之法謂寧給以優閑之廩而不假以州縣之權今
 也釐務十五六矣安在乎薦舉用人保之以親民之名名必責之
 以親民之實今多端經營求於倖免指州縣為徒勞之官視繁劇
 為前廢之地慮其民事之不歷也於是必有必試邑之法謂不限以
 治民考績之途則勞逸有不均之嘆今也舉負具而不試邑者其
 端復開矣法安在乎若此等弊未易縷數朝廷之爵祿既輕士夫
 之自待亦薄平居無事用此規模猶不可以立國况庶政方新圖
 事揆策之時乎然又論之待常材以資待非常之材以望捨資不
 用望則狂繆之流矯抗之士或以虛名而濫進然徒以資而待士

至論卷七

八

則盛德尊行壞奇俊偉之賢或拘格遲回有沉陸下僚之嘆是故
 畢士安以侍讀學士兩迁而止端揆增釋景德元年宰相李沆薨
時王旦王欽若參政四年矣
 馮拯陳堯叟在樞密不於見任參知樞密中求相而畢士安時為
 侍讀學士冠準以故補為三同使乃先以士安參知政事準由計
 司平章事宋琪以兵部員外二迁而居端揆同上與因八年正月
 同平章事大夫同判三司以琪
 為右諫議大夫同判三司以琪
 參知政事十一月拜同平章事近例左右史次補知制誥而陳襄
 以右史迁臺諫錄舊制中書舍人止迁後行而王祐以舍人而
 迁兵部事王化基以大言自薦而擢知制誥王顯以閣使兩迁而
 至兩府增釋與因八年正月以東上閣門使王顯為宣徽
南院使兼樞密副使六月拜樞密使○餘見事畧初未始
 以常法拘也嗚呼韓忠獻力言蘇東坡未可遽入翰林且請培養
 使天下之士畏慕降服然後用蘇文忠以賢良致身英宗又聞其
名以唐故事召入翰林韓公竭力
 請朝廷降服然後取而用之夫如是而後可用資司馬温公舉李
 擇為戶部議者雖以為駭而温公不謂之躡等夫如是而後可用
 望事畧今之二三大臣儻以韓忠獻司馬公之所以待士者待士
 尚何資望之可疑哉

職田

職田

職田之制尚矣王制之論圭田釋者謂其厚賢孟子之言圭田釋者謂其供祭祀嗚呼古者待士夫之意厚矣蓋衣食既足而後養廉潔之行廩餼或闕將不能安職守之常此培養氣節封植人材

所以特拳拳於圭田之制歟井田既壞美意間斷秦漢而後寡廉鮮恥公歷至唐內外庶官始有職分之田唐內而京師外而諸司各公廩

六頃至率更府亦各有其數所給有差外而自大都督府四分至中

內有五等品級一頭二頭三頭四頭五頭九品七品五品四品三品二品一品

亦各有少數外二品以上者亦聽之諸州府縣及都護府親王府

日七品以上者亦聽之諸州府縣及都護府親王府

其未種後田以九月十月十一月十二月日自種若限前者入後人

元再復未幾以匱乏而寢官不代給乃裁外田及田三分之一以給京官俸

地則勢家巨室百計豪取於是有侵漁之弊古者公卿大夫食其賦以為祿初不以田為私屬也故圭田之制可行終世唐則以此

田為私屬之物則官日益繁地有常限於是有匱乏之弊周唐之制所以若同而實異也吾觀 國朝職田之制蓋始於真宗之時

方國初承五季凋弊之後土曠人稀人不樂仕祿猶可以自給也承平日久官繁物踊益官之日淺閑居之日長而往往有溫飽不

給之憂祖宗憫其然也咸平之際遂給職田二年給內外天聖之際隨罷隨復天聖七年上封者言職田不均又貪吏多取歲租以

符中變限月之法而以日此其公華大畧然耳熙寧中符中變限月之法而以日此其公華大畧然耳熙寧中

變限月之法而以日此其公華大畧然耳熙寧中符中變限月之法而以日此其公華大畧然耳熙寧中

俸祿則隨其官之高下職田則隨其地之有無此不均之患喋喋

於諸臣之論也慶曆二年范仲淹疏近日臣僚乞罷職田以其有

重內而輕外唐外官月俸尤豐請兩地同議外官職田有不均者

然後可以責其廉節是故當其有之之地雖一邑之微毋慮千頃

當其無之之所雖大藩之雄不及一邑或擲風沐雨而愁困之不

給或玩歲揭日而鮮醲之過奉其不均何如哉古文方取田不均

鎮大者至四千頃下及一縣亦無千頃及其無之者雖大藩

亦佐以下亦不一數十石其間又有在令佐之職而反過於守式

者亦有居簿尉之官而反過於令佐者又有命之吏獨無職田

所得不過數千少者不過十餘千階州之高苑凡九百斛常州之

江陰凡八百斛下而或四五百或二三百至於閩廣咸無焉或虞

優逸而所得立山或任繁劇而不得圭撮其不均又何如哉政和

者謂天下主租多寡不均縣令所得多至九百斛如階州之高苑

八百斛如常州之江陰至是而降或四五五百或二三百而閩廣有

田有未及格者便令標撥然既言之遂罷之既罷之又復之豈

固循習其弊耶大抵事育之不給甚於多寡不均之患名節之自

壞又不止於頃畝不平之憂然則如之何而可曰天下公田在在

而有地之多者斂之以入官地之無者出之以供官此慶曆廷臣

之議也今獨不可行乎見上今天下職田皆有定數斂其租之直

於上均其租之直於下此天聖詔旨之諭也今獨不可行乎見上

此法既行無尊卑不倫之弊無豐嗇不平之患其周人圭田之遺

意歟噫孰知侵漁之酷尤甚於不均之苦乎夫田以圭名為其潔

也授之以田而名之以圭者古人之意欲使夫仕享是祿而思潔

士夫之患

常來

閩中人材

自常來興學校而閩人始知文學之重唐常來為閩觀察使時閩

人未始知科第之榮自歐陽詹登進士而閩人始知科第之榮韓退之文

人謂之龍虎榜云閩人知進士第時愚嘗徧閱圖志熟究史牒蓋

度人
材未
及出

閩中
之文
材

閩中
之文
材

閩中
之文
材

騶駟為姓閩中是居遂為無諸國時漢初五年也史記閩越王无諸城秦漢五年立无諸為閩越王又素原賈曰句踐之裔是日无諸既席漢寵真因素餘騶駟為姓閩中是居其地僻陋其俗鄙朴其人物希疎寂寥自唐以來駸駸與上國齒曼胡之纓化為青衿閩中記林藻泉山路云有闕下高風鄉人敬慕者林蘊

有龍虎同榜天下稱重者歐陽詹有首宿賦詩後世仰慕者薛全

補闕賦詩曰曉日上團團照見先生盤盤中无天運既回地靈毓

始大榮盛唐之人材未盡出至我朝而始大繁衍此雖風俗轉移之效抑亦人文成化之朝默有以薰陶涵毓也然嘗論之夫靈而為人業而為士非特區區功名利祿之計其為文也必欲潤色皇猷不循時好其為學也必欲窺造道閫有補治道其操履則以端方直亮為尚其言論則以鯁介慷慨為高立人之朝則處事不撓其氣槩可慕也任君之責則竭忠自效其中蓋可敬也處國之難則視死如歸其忠義可服也否則鳴珂名里衣錦榮鄉科第相望衣冠雜運亦何足為榮且盛哉此君子攷論人物蓋取其數大節

耳是故名重禁林詞學無比時與揚劉同譽者隆平集楊億建州人真宗謂意

稱者是其為文不徇時好也隆平集陳從易泉州人與揚大雅得

蘇用之學者精及道德粗及水利劉彝福州人問從胡安定李熙寧

學問淵源議論謹嚴是其為學有補治道聞見錄陳榮中南朝人

而自變陳襄去鄉土陳烈周希子孟鄭穆四人者氣高行古以天下

信而化之謂之四先生孝友質直必稽孔孟不為曲謹以求

名其操履正矣隆平集王回字深甫福州侯干人孝友皆直博學

膾炙人口墓志云仁宗任蔡襄為諫官遇事感激无所回撓惟仲畏

化仙遊人也檢院抗章不懼勢要而直論新法之疏聞者為之縮

頸王安石行新法時鄭俠者請檢院上章力攻其弊遂為

論直矣力沮濫賞不避外怨非褊心也隆平集吳育字春甫建州

人章上太后升附直宗處

人

人

閩中
人材
忠義

閩中
人材
節義

三君
子傳
功道

教若
子傳
功道

言者謂曹恩給賞力諫既而上語輔臣曰外甚不由銓考封還詞
然執政政宜謹之育曰臣既以身許國何避耶

頭非沽名也此其氣槩何如哉事畢蘇頌字子美京州人秀州判官李定改太子中允除監察御史

宋敏求封還詞頭敏求罷蘇頌當制奏定不由銓考罷受朝列不緣御史會至憲臺未敢具草次至大臨大臨亦封還並左任知制誥天下謂君相予父子嘉君伐則見於聖德之詩得象殊重謹微

密君相予父子嘉君也薦賢報國莫非名士則見於古靈之夢
受遺詔於治平

之初會公亮泉州人怡平初與韓琦陳規模於中興之日此其忠

蓋何如哉相高宗言中興規模當有先後之序智農之變事勢亟

矣寧死其身而不忍辱其國事畧曹觀建州人知桂州懷智高反

寧死其節而不忍偷其生此其節義又何如哉係年錄劉興建安

遺迹而興嗟凜然起高山仰止之想如其舍是不論而縷縷功名

富貴之徒特遼東之豕耳嗚呼孰知有大於此者乎蓋顯名於一

時者不若傳道於異日有功於耳目者不若淑教於人心彼伊洛

正學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極為前聖繼絕學為天下開太平蓋

有與風雨晦冥流行於天地間而不可磨滅者自黨籍一嚴禁錮

日父中更變故道脉如綫一傳而得游定夫胡文定揚龜山之流

靈光屹立疏淪源派碩果不食元氣復春講明經學於建炎之初

培植人材於淳熙之後此三君子之功大矣游酢字定夫建安人

刑晚輩學問視此模楷責權臣以尊主攘狄之義示俗久以中庸
大學之教此數君子之功大矣揚龜山後劾蒲人清介編俗從李於
同者又從仲素李受春秋中庸語子孟之說胡五峯胡致堂皆期安國
先定先生之子素捨以金助胡寅嘗親寅講日類公修此又閩中
政任賢尊王兼狄以開後功捨以其調已始大熙之

蜀中人材

昔我高宗之論蜀士也曰當以德行為先文章乃其餘事大哉王

高宗
評論
蜀十

漢書
文士
不少

蜀中
范景
仁二
士

蜀中
人神
才李

言其品藻人物之龜鑑歟係年錄紹興二十六年沈氏進呈蜀中
乃其餘事行爲先文章愚嘗登岷峨之山望巴江之水捫參歷井縱觀四望

山川蔥鬱氣象宏富其爲物也有青金丹砂之良其爲人也皆光
明俊傑之習然世之論者曰模寫風物有聲詞壇是蜀士之長也

馳騁古今持論文苑是蜀士之盛也噫德行首科文章末技由漢
至唐光映史牒能文之士固不少而傾德重望者抑何寥寥間見

即黃門奏賦飄飄凌雲似也然失節臨叩至虧終身之大節西漢
長卿奏賦黃門武帝曰飄飄有凌雲白首草元甘心寂寞固也

然劇秦美新爲名教之罪人揚子雲草太元又作頌漢庭誇詡君
臣善文辭也而彭祖喬松之語識者陋之王褒賦詩沉香笑謔風

月善詩章也而騎鯨捉月之踈君子惜焉後游江騎鯨捉月而死
故漢之所可取者惟嚴君平唐之所可稱者惟陳子昂甘心肥遯

不事主侯忠孝一言有裨風教嚴君平居蜀肆以賣卜爲業爲
心立朝有意規諫奏論數章皆切大躰陳子昂此又表表於漢唐

數君子之上尚論蜀之人才果在此而不在彼也自五季根據人
物彫陋我宋混一日薰月染偉人碩德相望先後不特區區於翰

墨蹊徑之末自今觀之詞賦有聲人曰范景仁之能君子曰首決
大議其勇決不可及也范景仁成都人爲宰子場屋有聲賦作影

上躡曰太祖捨其子而仁宗時仁宗二十五年在位未幾景仁
宗室子養之天下之大慮也願陛下以太祖之心行直宗故事草十

九上持罪百餘曰賢廢爲白其後韓琦卒於景仁宗故事草十
子所不及也著論推衡人曰蘇老泉之能君子曰辨姦未形其

先見不可及也書蘇老泉之能君子曰辨姦未形其
陽修勸老泉與一書稱數日爲荀卿子又聞見錄王安石始盛歐

耳之遊其氣可以沮金石而凌雪霜事累于初曰東坡斥之嶺
穎濱者皆曰制策翩翩不知新法之疏其言可以質天地而感鬼

神遺老傳轍李直言極諫得失司馬公第以三等范景仁難之蔡
介甫意其右宰相韓公曰此入策語謂宰相不足用欲得委師德

經學非學也色和氣柔開悟上意此其學粹矣家傳范祖禹字淳
公曰經筵若得范淳夫尤好順自度之温潤之氣淳夫色温而氣

蜀中

蜀才

之功

大才

隱之

田公錫之奏議非文也憂治世而危明主

此其文雅矣隆平集曰公錫本京兆人唐末徙蜀因居成都

以孝事親甘露降祥彭公乘之孝人曰今之曾子也隆平集曰

之廉人曰今之伯夷也孫抃眉州人皇祐中擢御史中丞

宗察其善求上為精神以能訂人為風采若然臣誠不能也

之變事勢倉卒張公忠獻親扶日轂洗日虞淵其功何如哉張忠獻公

氣激烈聞者生氣其節何如哉二年金虜攻河南府留守孫

次則信於其友下則信於其人蓋一出所共知者至若山顛水涯

頽墻敗壁之下不逐時好不徇世祿不求人知此其清操高節照

映流俗君子尤當表而出之不阿匪人終身退藏玉子思之逸節

也事思王子思眉州人廷對不避權貴蔡京知不從偽命守節肥

遊尹和靖之高義也建炎初劉豫為命召尹焞焞不從張俞一布衣

也力舉祖訓勸勉大臣關下直學太祖太宗之故事開導天子之

也俞明云云呂夷簡謂

也俞明云云呂夷簡謂

也俞明云云呂夷簡謂

也俞明云云呂夷簡謂

也俞明云云呂夷簡謂

也俞明云云呂夷簡謂

也俞明云云呂夷簡謂

也俞明云云呂夷簡謂

也俞明云云呂夷簡謂

也俞明云云呂夷簡謂

也俞明云云呂夷簡謂

也俞明云云呂夷簡謂

也俞明云云呂夷簡謂

也俞明云云呂夷簡謂

新箋決科古今源流至論卷之七

新發決科古今源流至論卷之八

儒吏

古者為一儒吏

後世為二儒吏

古者以仁義為儒以教化為吏而儒與吏為一後世以章句為儒以法律為吏而儒與吏為二嗟夫周官九兩曰道與治孔門四科文學政事又曷嘗有異致哉此愚深嘆後人之不古也夫惟儒與吏為一也詩書禮樂皆潤澤生民之具功名事業亦吾道之緒餘是故臯夔伊傅雍容於廟堂之上而君民相忘於道化之中寂寥於都兪之頌而天下交通於泰和之治周召毛畢以帝王制作施於邦國都鄙之間以孝悌睦婣書比閭族黨之民是時也內而賡歌外而岳牧皆剛簡直寬之德出而使長入而使治無非俊造秀又之士後世指臯夔伊傅周召之倫以為儒之效吏之循者不過仁義教化之學且夫惟儒與吏為二也儒則從事於誦說章句之末而目吏為俗也吏則從事於法律刀筆陋而目儒為腐也是故假春秋以濟欺公孫弘春秋及帝問之曰子為對往往以詩書為發蒙上尊管晏下煽申商者不語刑刀亂神為對儒術飾吏似濟時也如多詐何惠文從士似振治也如太刻何見上是時也視腐儒為敗事鄒食其視尚書為樸學而儒之效泯武帝拍申韓為家學景帝拍雜伯為制度而吏之實壞宣帝當時謂寬洪杜張之徒以為儒之術吏之能者不過章句法律之習爾嗚呼儒與吏之名固對立於古今也然天下亦豈有捨儒而可以為吏哉儒道與天地並上之扶天經立人紀次之定社稷安國家曷嘗一日無所待於儒至其列之官嘗著之行事居天職而治天民者夫是之謂吏而非有二也烏可以壁間蠹簡為無用之藏徒與民相趣於三尺間哉第恐儒而非真曾俗吏之不若所以起後人輕鄙之議甚矣天下不可無儒者之功也吾觀唐虞三代之時此固享吾道之福若周而秦秦而漢漢西而東儒者之效固間關於群咻眾吠之中天下亦陰受吾道之賜異端橫流吾道如綫大造幾不立矣吾孟子奮力而排之我是以有仁義之道秦火既熾孔壁不傳大造復不立矣吾董氏首尊孔氏我是以有六經之教奸雄竊睨染指漢鼎大造又復不立

續集

新發

全朝
勤用

三司
必用

京尹
必用

歐陽
師友
吏政

安
師友
吏治

矣而陳元元方鄭康成之徒且聲大義於一隅是以有孔孟之

澤本傳若然者果儒之功耶抑吏之功耶文不喪天道未墜也

祖立極天下文明以讀書勉大臣太祖曰宰相必用讀書人以文吏代鎮將

弊趙普一代勳臣也東征西討無不如意求其所學自論語之外

無餘業趙普曰論語二十篇吾讀多遜當代名儒也博學強記該

貫古今用而為相諳然於太平興國之治帝曰宰相必用讀書人

家法也故三司錢穀之任蓋吏職之至難我祖宗必擇德望儒臣

如陳恕寇準程琳蔡齊之倫相望於前蓋不敢付之庸常之吏也

脩之流歡然政聲蓋不敢委之刻薄之吏也范仲淹除侍郎即任

於操觚弄翰之末耳以犯顏敢言為忠以濟時行道為賢東坡之

有聲抗郡南豐之六秉州麾皆有補於吏政蘇軾序路公文集曰

經學吾儒之山斗也其與劉彝范純仁錢藻之所議論者不特胥

胥於訓詁句讀之習爾講經義有齋明時務有齋劉彝之明水利

純仁之明治道皆有益於吏治口氏家塾記湖李以經義及時務

親郡小而踈老成天下為之開闔動搖彼六七年中數十使者徒

席而度

席而度

食城社之可憑不思竈突之炎上孰知寬之一分民受一分之賜者諸賢固已隨事直補於冥冥之中及其焦頭爛額於元祐七八年間者又向時排擯廢逐不可得一日安於朝廷之人也當是時雖百惠卿其將焉施惜乎君子防制之大踈小人報復之反肆積至政宣無可為矣見新法條天運循環陰剝陽復龜山先生巋然如靈光之獨存出其眇然之驅支山岳萬鈞之壓以啓趙鼎張浚諸賢弼成建炎撥亂之功此吾道之一伸也龜山行狀晦翁先生屹然如泰山之具瞻福星外臨以蘇生靈荒旱之餘復成淳熙太平之治此吾道之再興也晦翁行狀嗚呼二公所學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極為前聖繼絕學為天下開太平豈一時吏治究其萬一哉此愚於終篇推廣儒學之盛云

才德

忠肅懿恭德也而古謂之才左傳德行道藝賢也而古亦謂之能周禮嗟夫以德養其才則才泯於德之中德不足而惟以才自見則始判於德之外且人才之在天下若十指強者奮發敏者輕

銳辨者縱橫是其才稟於天者然也先王以君師之責自任作成長育以全天地父母所不可及之功九德之辨書典樂之教皆所以治其偏而成其全禮樂射御敬敏任恤皆所以達其才而成其德禮道夫陶和毓粹氣質變化朝廷比閭人人君子是故司馬論材即曰秀曰俊之賢鄉老賓興即月書季考之行禮奔走禦侮附先後夫豈其才之不用而糾糾武夫公侯干城無非兎置好德之人虎賁趣馬左右攜僕夫豈其才之不任而淠彼淫舟丞徒楫之亦無非奉璋義我之士其德度足以收世望其風流足以成習俗其器識足以達事幾此古者未嘗有才德之分也自有生之行一棄而德為無用漢陳平傳自跣地之詔一下而才為有濟漢武帝弄車織薄不齒鄉井周勃黥卒亡命闖伺山澤黥布非不足與集事也然叛者九起不顧盟血之未乾韓信又奉命絕域唇辯如流張宣威沙漠開拓土宇去病非不足與謀功也然本根蠹耗索然元氣之已秋於是君子始有才德之辯曰德如大圭不割也才如利刃不缺也唐白居曰德勝才謂之君子也曰若才勝德謂之小

分德無不喜

下德有才後世

才德

善德
才德

真宗
有意
尚德

人也謂公馬嗚呼謹重實厚者固足壽國脈而敏銳奮發者亦豈不
 能辦事哉全德粹行固足以服人心而一藝一能亦豈為棄物哉
 惟隨宜而器使之各謹視其所用而已蓋鸞輿在前屬車在後清
 道而後行則非稱德之驥不足以駕君之車及用之戰陳施之馳
 逐則非駿足疾駘超軼而絕塵者不足以獲多而取勝然則曰賢
 與能亦不容偏廢也愚獨惜教養之制不明剛柔緩急不能無偏
 而出之所謂才者往往淪於頑鈍無耻之流此才之所以不如德
 也歟世更五季人物彫陋天生聖明陶冶一世治獄必用士人
 以新及第進士九經五經及固也宰相必用讀書太祖因濶多
 而左右前後無非儒學之選見後典郡必用儒臣趙普曰
 堂後官亦必參之以士人之任舊堂後官皆用士人是雖斬艾蓬蒿
 前平僭偽之初使愚使貪使智使勇固不能免而天下既定非鎮
 重老成之人不用也嗚呼其為天下慮後世慮也遠矣是故亂世
 用材治世用行太宗有意於用德也端拱二年上曰為臣之道
 其才不用其行如陳平韓信頃刻可立功業治平之夫惟以德為
 可重故李沆以風範端凝相李沆風範端凝相李沆風範端凝相李沆
 澹自處進韓不赴寒素以冲淡自處不奔競於名貴人也韓丕以中
 安而不用張洎者以洎有文學而士安有德行也以洎士安為朝
 敏中大耐而詠素有望也洎詠化四年一曰御筆飛帛書問敏中
 朕將用之餘見太宗之用捨如此風俗其有不厚乎才幹則不之
 德行則罕見此真宗有意於尚德也夫惟以德為可敬王旦以深
 沉有德相張詠嘗謂人曰吾榜中得人最多謹厚有雅望李諮以
 苦學奉親用景德二年李諮苦學奉親用景德二年李諮苦學奉親用景德二年李諮
 號曰求還其母至乃絕筆如以喜也寧取文行之趙安仁而不取
 盛元景德元年七月先召翰林梁燾寧取文行之趙安仁而不取
 如趙安仁有義於寧取文行之趙安仁而不取
 兼茂未見其比以定仁為寧取文行之趙安仁而不取
 朝時梅詢曾致寧取文行之趙安仁而不取
 弄於閣門納仲舒言寧取文行之趙安仁而不取
 輔仲舒而真宗之法取如此人才其有不盛乎貽厥孫謀以燕翼

子豐邑之仁數世用之吾觀徂來之頌也潞公重望弼亮數世小

范老子純乎王道以率履予衍以謹厚予殊比弼以夔契比倚以

周勃凡見於一頌者皆君子人也維仲淹滿一夔一契于早識

曰衍子來汝子黃髮心如一子又觀古靈之藁也司馬名相首擢

第一孫覺純仁可列從橐以可備風憲舉明道以可屬危難舉主

存以張子厚為學行修明以吳育為端良吳恕器識於一藁者亦

皆君子人也長編熙寧九年古靈陳襄薦司馬溫公而下三十三

蘇頌曰且居細修孫覺李當范純仁可充侍從王存顧臨可屬危難

程頤可備風憲張載李行修明孔文仲性醇行粹只育端良賢寔

只怨器識吁有由也雖然用捨人材在人主權衡人才在大臣昔

李文靖當國寇公屢以丁公薦而文靖則曰才則才矣使在人上

不可也東軒筆錄寇準屢薦丁謂謂而終不用豈其才不足用耶文

靖曰如斯人者才則才矣顧其為人所使在人在上乎來曰如謂王

文正品藻人物楊文公亦以丁謂告而文正則曰才則才矣使獨

當權不可也貴事揚文正王公評品人物文公曰丁謂又遠

德者助之無得終吉若獨當權必為身累惟二公之所取者不在於區區之小才則自

真宗而後多得重厚名流者亦大臣擢用之公也李沆為相自宗

沆曰不用浮薄新進喜幸之人此最為光故陳升之才智才也安

石曰是可用也司馬公曰是不能臨大節也神宗問司馬升之

才智曉民政事光曰升之才智誠如聖訓忍不呂惠卿之明辨才

也安石曰是可用也司馬公也是用心不端也神宗歷問羣臣志

曰所安石負謗皆惠卿所為也上曰惠卿明辨亦似有才光惟安

曰惠卿文章李誠如聖旨然用心不端安石後力引惠卿代已惟安

石之所用者惟取其才智明辨之人則自熙豐以來大抵皆少年

新進輕躁浮薄之流皆安石之咎也嗚呼安得李王司馬二三君

子與之評品人物哉

士風

諛佞成風漢道不西清虛相習晉其東矣噫豈惟漢晉然哉雖唐

虞三代而有此未有不敗者也國朝立三綱以為綱張四維以

為維護風俗如護元氣重名節如重鬼神何厚耶好事盡輸純與

直謾勞頰舌湧如泉此太宗戒欺誕之詩也士夫其不為誠實乎

太宗作七言詩示李士章云如臣下但當守公法馳騫苟進何

事於輸純巧直謾勞頰舌湧如泉

士風

可取此真宗疾奔競之詩曰士夫其不為恬退乎真宗作詩示李

昉子弟並從罷黜懲攘奪也雍熙二年宰相李昉之子宗諤參政

夫其不為推遜清廉乎劉溫叟至清廉太宗嘗賜以錢五百千不

有君如此其忍負之此國朝所以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胡宿白

首不忍欺君詳議不敢得也嘉祐元年胡宿知審刑院詳議官闕

科第不足計也寇公初進不可欺君

不預宴集館閣盛德晏公曰非不宴遊直以貧故無飾辭

失德宗道曰飲酒常精欺君大罪無妄語也曾宗道易服飲仁扣

矣年方強仕請解機務急流勇退人也至道三年直學士即任錢若

父任執政不就廷試非韓維之安於靜退乎他日之遷監學正以

旌擢之韓維嘗以進士薦禮部父意任執政不就廷試

陳非范景仁之恬於進取乎他日之除秘閣正以勸激之范鎮卒

之風盛矣張公詠之試大名曰將以張公首薦而公推張覃為第

一太平興國四年張詠與張覃素行即率同趙大名等義將首薦詠

齊之試萊州也將以蔡公首薦而公推史防為第一蔡齊萊州人

工風

數君君臣子之六罪便者如公對真宗問何故松入酒家公曰臣

負先器血酒肆片備商有親客各欲飲之飲真宗曰卿為官臣忠為

自史所彈然噫匹夫至愚尚知以誠況諸君子乎其誠實之風著

謂若水口公急流中勇退人也年未知命表求掛冠知止求退人

也輔臣口見素髮齒尚壯遂不致仕何也呂端曰見素性恬退上問

請亦足以激勸風俗上默然乃授刑部員外郎致仕年八十餘卒

於加是宰相文彦博等言曰恬退守道者旌擢則躁求者自當知愧

之風

之風

之風

之風

以書薦其里人史畢文簡之除相可喜也曰臣以駑朽請薦相才

防而已居其次大事此行且相卿公曰臣材駑朽不足當任

惟冠準兼資中丞蓋言斷大車此宰相材也不閱月並拜平章

杜祁公之去相其辭也曰某以非材久妨賢路曰公在相位未嘗

年而天下其辭望曰街以非材久妨賢路遂得解去嗚呼獲全

深遂乃懷然獨有一根平生聞某人之賢可某任未薦嗚呼獲全

遂鹿者聞此寧不有愧心乎其推遜何如哉有官鼎鼎無地迷

萊公之儉德也是詩也肯移為他人誦耶舒贈公詩曰有官官

鼎鼎無地迷萊公之清德也肯私為

外人讚耶趙林初知成都携一龜一鶴自隨其再任也屏去龜鶴

長江不歸自南海不載一物何廉耶吏不請為廣西安撫戒當任官

載南海歸自西蜀僅有數卷何薄耶沈倫為水陸轉運使者將爭

取金帛予乃論一無所取東歸之日在圖書為水陸轉運使者將爭

數卷太祖知之推為戶部侍郎即兼拒副使嗚呼囊帛賈金者知

此寧不汗顏乎其清廉何如哉是雖諸賢律身之嚴亦祖宗激

勸之微權也雖然授以翰林力辭不已神宗即位位罷司馬以卿有

事不可上曰卿幸進士高第而太四如西漢制諸可也公曰本朝故

懷中不得已告置授以館職固辭不就溫公家語至和中召王安石

判官又辭不許乃流職嘉祐中分除密職三司司度溫公荆公之推

遜一也然議者以溫公為是而荆公為非議法不合請歸西洛溫

公與石諫新法青苗用法未便投老鍾山初呂惠卿為荆公所知

不事生產性不事信孝友其恭儉正直皆出於天性兩荆公之不自奉養

安石不好官職不自奉養可謂賢者矣均之為清庶也議者亦

以溫公為真清而荆公為詐清何耶大抵重厚之士其處已也以

誠好名之士其處已也不以誠溫公重厚之士而荆公特好名之

士也是則二者習尚又關於誠不誠之間未可以笑貌聲音求之

矣不然溫公平生以誠嘗語之劉安世元城先生曰在洛從公將

曰其推誠乎公曰無愧而安石詐人我仁宗已心薄之知制誥一日

生行之時仲安石詐人也使設食餽餉一粒則止矣食之尺不情也

君子於此可以覘二公之終身也噫相在尔室不愧屋漏中庸之

生風

幸學

漢唐
幸學
儀

古者以學為維持風教之地故視學為常典後世以學為粉飾太平之具故視學為曠儀嗟夫學者化民成俗之本不可一日不明於天下也是以三代盛時取士論政莫不在是卜禘而後視學所以游其志也未見其輕於禘也士不変而視學所以重其教也未見其嫌瀆也春入學秋頒學一歲而再學未見其繁且數也以謂不如是則無以維三綱五常之具示作人重道之心為禮樂教化之本此所以視為常典歟後世以先王化民之地而指為美觀之文平日常行之事而視為創舉之禮漢明臨雍拜老此先王大合樂之舉而史筆紀之以為美談升入幸以齒將入幸小胥大胥小大樂正以告于王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不奉王親視幸不変三日不奉屏之遠方終身不齒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于馬曰進士又漢明帝紀永平中帝臨雍拜老諸生屬橋門者億萬計執疑問難又班固賦辟雍湯湯聖皇臨唐太宗數幸釋菜此先王春入學之常唐人嗟異以為偉觀聖傳序太宗召天下純儒老德以為幸官數臨幸觀釋菜命祭酒博士講論經義盟以束帛廣幸舍千二百區三幸益生員非置書第二幸皆有博士大抵諸生員鳴呼明帝太宗當文治彫落之餘至一千二百強三代切未聞也

魏祖
幸學

高宗
幸學

士類湮鬱之後一日舉行駭人耳目俎豆生輝冠帶增氣此所以視為曠儀歟嘗謂王者以一身膺天地社稷之托禮樂綱常之任其不可輕之地有三曰天地曰宗廟曰學校夫以萬機之繁未必皆其身與惟天地之祭宗廟之祠與夫學校之幸非萬乘親幸未見其所以致敬之意是故吉蠲大報於天地之郊灌鬯薦獻於宗廟之享承師問道於親幸學校之幸此無他天地萬物之始宗廟國家之本而學校教化之基國之大務未有舍此而先者韓退之謂天下通祀惟社稷與夫子社稷壇祭不若夫子用王者事嗟夫夫子豈止與社稷爭雄長而已哉韓文國家以禮義淑人心人文化天下方 太祖肇造之功蓬宇未豁也我太祖元年正月幸監二月又幸至四年四月又幸故其贊先聖曰尼父挺生河海標異祖述堯舜有德無位是舉也其視武王克商封先聖之後者同一意也太祖建隆元年正月幸國子監二月又幸四年四月又幸祖述堯舜有德無位是舉也其贊先聖曰維時載雍哉人其贊鳳鳥不至云云高宗中興之始國步甚艱也我高宗親謁聖祠師道日隆命講周幼經學有光故其贊先聖曰維時載雍哉

幸學

此武功肅昭盛儀海宇聿崇具舉也其視光武興漢先建大學比
日臨享者同一意也聖政紹興十四年三月幸太學先師

業高閣講周易復幸養心持正二齋上幸畢觀太祖宗徽宗所
製贊文因御製文宣王贊後又製七十二子贊文宣王贊曰大哉
宣聖斯文在茲帝王之式古今之師志則春秋道由忠恕賢夫當
舜堯舜日月其齊維時載雍載此武功肅昭盛儀海宇聿崇

太祖之初興高宗之再造庶事草創未暇他舉一則曰幸學二則
曰幸學飾禮容奉邊豆周旋進退興隆俯伏汲汲然為尊師重道

之舉此固百世而下聞風興起者 祖宗躬行之於前子孫潤色
之於後此道術所以顯行教化所以興隆也是故列聖相承盛禮

日舉自太祖而後則端拱幸國學而玩易之泰卦元訓太宗端拱

將出顯見講堂左右言博士李齊方聚徒講書即詔齊講易泰卦
聖日語近臣曰朕所奏卦文理深奧足以為君臣監戒淳化五年
又幸國子監召孫奭講堯典說命淳化又幸講書之堯典見上此太宗舉行之典

也景德二年幸國子而覽書庫明年又謁先聖以展拜此真宗舉
行之典也日國家崇尚儒術然非四方所事亦何以興此

要景德中幸西京謁先聖詔河南府營建國子監又自高宗而後
幸四月又謁文宣王唐帝展拜以表嚴師崇儒之意則淳熙之禮行釋奠五道有光義闡中庸聖學高明此孝宗親幸

之禮也孝宗淳熙四年二月幸太學詔罷日朕躬釋奠聞中備之
無負於祭育在故等免之是特其隆遂良等奏命儒臣講嘉泰之詔
經上曰禮記中康為天下國家有九經一段最于治道

命司成紬繹周官束帛箋箋寵及青衿此寧宗親幸之禮也寧宗
壬戌幸幸講周貽厥孫謀以燕翼子祖宗之為謀遠矣雖然祖宗

之所以屢行幸禮者豈以是為漢唐美觀之文哉吾觀呂大防曰
古者天子視學蓋常事也德意在焉小惠何足道嗚呼大防之言

其欲祖宗常行是禮之意深矣欲觀國家之美意當求諸辟雍之
章示諸中哲宗幸國子監詔文宣王殿行釋奠禮幸幸御臨化堂上
命國子監中哲宗幸國子監詔文宣王殿行釋奠禮幸幸御臨化堂上
命國子監中哲宗幸國子監詔文宣王殿行釋奠禮幸幸御臨化堂上
命國子監中哲宗幸國子監詔文宣王殿行釋奠禮幸幸御臨化堂上

學政

有學教有學政詩書重染禮樂和平鼓舞於鸞飛之下者教也按
柅私心防閑非習折旋於蟻封之地者政也教者所以長養之政
者所以規正之政寓於教而無偏廢之失而聖人之責寒矣然政
效果自行乎蓋天下之尊有二覆載我者天地也鞠育我者父母

也而導迪作成者雖天地父母亦無所用其力故有師教之義焉
 聽禮義之誨如臨深淵視規矩之嚴如畏簡書目濡耳染無非教
 也手舉足履無非政也而師儒之功為大尚論古今政教之善安
 得不歸於教者之責哉且成周盛時人人君子長育如址潤澤如
 陵既教以射御又教以詩書既習以諷誦又習以羽籥而教之之
 意詳矣然捷以記之而侯明之德不可無否則威之而承之庸之
 不可廢於禁制防遏之法有隱然訓迪誘喻之意嗚呼蓋之矣不
 知成周之政教所以施之成均用之鄉黨而無一人之不被者伊
 誰之功蓋嘗考之成均學政專待國子政也而樂音道迪使人有
 易直子諒之心非教乎而政教之施非大司樂之責而誰責大司
 成均之法以詔建國之孝政而合國之子弟焉凡有道者有德者
 使教焉死則以詔建國之孝政而合國之子弟焉凡有道者有德者
 以樂國語子與道相論言語以樂鄉黨禁令專待秀民政也而屬
 於掌教無非示道藝之美非教乎而政教之行非地官之責而誰
 責卿大夫噫有政教以淑其心有師儒以任其責則李校為扶天
 理立人極之地歟 國家自慶曆以來建立李校元豐宏之南渡

新之其知李校為扶持世教之本蓋不可一日忽天聖五年晏殊

李慶曆四年詔州縣皆立李十一月余請言以建李校以育俊秀
 由是廣李官頒李田又無豐間中書言近增廣太李益置生
 負請分三等以初入李為外舍不限再新李舍然觀安定胡先生

之在湖學也談經學以明理義而學之教為其詳補正錄以明規
 矩而學之政亦不廢射用之學封植人才棟桷之詩贈炙人口孰
 不曰政教並舉之善君子觀錢藻范純仁劉彝之流講明經學議

論治道皆知有政教之學者無非胡先生之功也皇志先生為

以身先之雖大暑必公服終日以見諸生嚴師弟子之禮懇為
 記荆公詩曰先收已而後治人者後為大李四方歸之李氏家
 王安石孰優舜曰上問從李何人曰少從安定上曰其人文章與

進士業累朝取士不瑗以道德仁義教東南諸生時安石在場屋修
 諸生始自蘇湖終于大李出其門者無慮二千餘人上曰門人在
 朝為誰曰錢藻范純仁劉彝之流講明經學議

舍始遣官為正錄李正五人九諸生之疾規矩者待以五等之罰
 正糾不如規者今以經義詞章課士固非古者樂正之教以學
 令學規待士固非古者大胥之政因仍舊習其來尚矣然文已中
 程而選考不預則不聽選已書籍而程誠不預則不許試此舉考

與政

行藝之意又出於經義詞章之外諸生外有顯過亦許糾治會選
有犯重罰亦必舉行此申明規矩之意又出於學舍學規之外亦
何謙於政教乎然愚所以不滿者意蓋有在也蓋今之司成所掌
者學教正樂正之遺意今之正錄所糾者規罰亦大胥小胥之舊
然師儒之於生徒適然而值如浮萍之不相問博士月一詣齋教
道之意筆為具文而教安在哉士之視規矩指為不切如奎壁之
陳迹間有毅然不恤衆議以師道自任而群謗蜚興而反退縮矣
而政安在哉此愚不咎政教之制不如古而咎師儒之不如古之
得伸其志也雖然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待文王而興者凡民
也忠信仁義是為天爵則教在我也請議所臨嚴於簡書則政在
我也士以綱常自任以言行自守表儀不足而後誨訓形焉誨訓
不及而後繩墨及焉寧不有靦面目將何自立於俯仰間哉抱琴
而歌鼓篋而遊采芹藻於泮水之間詠道德於橋門之下此士君
子自修之學也敢不以是而自勉

繪功臣

十一

十一

昭勳崇德閣記

朝散大夫守太常少卿陳朝請即太常丞兼權尚左郎官留英
朝奉郎太常博士林惟孝宣教郎太常寺主簿許儀宣教郎行太
社令程源宣教郎行籍田令余天錫臣等恭惟

皇上陛下躬上聖之資誕膺駿命嗣守鴻圖尊賢尚功厲志求治
固已緝熙十三朝之令緒培植億萬載之不基矣屬時社稷尊安
海宇清晏慨艱難之積累思左右之勤勞求惟

寧考在御嘗有崇顯配享勳臣之旨經始未成乃寶慶元年八月
申命奉常闡基建閣自趙韓王普而下二十有二人悉登繪而表
異之親洒宸汗寵以隆名曰昭勳崇德之閣雲章炳耀下飾萬物
臣等整襟肅容端拜稽顙切謂群公先正遭遇聖時濟業於平定
之初圖義於惟機之日決策於危疑之頃扶景運而致中興輔潛
德而定大計曰文曰武咸有不績可謂協明良之會矣貂纓儼飾
烝徒裕侑可謂極始終之榮矣至若視功載於奕葉崇傑閣於頌
臺具昭盛典以示永藏斯千古之曠儀一人之厚錫也

陛下欽承先志遂宇聿新扁揭昭回輝映層漢猗歟漢之麒麟唐
之凌煙其舊義無所取意以名之於恩重事殊豈惟元勳故老精
爽飛動潛孚於彤嚮之中而嗣臣志士修召砥節亦莫不思奮於
激勸之下龍吟虎嘯事業益闋乾清坤夷邦家永輯其自今日始
臣等猥以謏薄欽厥攸司幸際明時目擊盛舉虔奉

奎翰刻之翠珉敢稽首拜手恭書于下用對揚丕顯休命謹記

元祐初我哲宗嗣服之始也首行鄭公配享之禮元祐三年神廟
有食時欲從安

石配享鮮于洗奏疏以福公訪
落之初功德第一合有神廟隆興初我孝宗即政之初也首從

岳侯祠宇之典孝宗初年江西南守臣
岳侯祠宇從之夫當人君臨御之元國家之

利害民生之休戚宜無一二急務所當講明者而祖宗拳拳於報

功之典者蓋人心觀瞻莫新於初政士氣激昂莫切於初政衡茅

之下垂名自奮者有人縉紳之列以身任責者有人是時也苟無

褒崇勸勉之意孰肯以功名自見哉此祖宗之寵表臣節特行於

初政之時也此今日之繪畫盛儀正得祖宗之意也且人臣之所

謂大勳者非曰尺寸之微勞也絲粟之小材也或開國於斬艾蓬

蒿之秋或保治於重熙累洽之日或翊日月於人心危疑之頃或

作霖雨於舊學登庸之後他如仗天威伸皇靈以驅馳於介冑間

者皆國家所倚賴豈車服爵祿所能報其萬一哉是必傑棟崢嶸

聳人瞻視麗筆黼藻示世典刑上以發九泉忠義之馨下以感一

世豪傑之念則報功之責塞矣夫圖繪之典漢唐非不講也甘露

之麒麟前宣帝甘露間因單于來朝建麒麟
閣繪畫氏而下千一人屬國蘇武永平之雲臺顯宗永
於雲臺圖建武名將自
節而下十八人正觀之凌煙太宗正觀中凌煙閣
繪長孫无忌而下侈然於

史牒之間亦一代之偉觀然寵其創守者未必及其中興念其征

代者未必思其規誨此君子惜其有遺也又孰若今日前後之

輝映哉今日仰紹燕謀慨念鴻勳乃命奉常有畫其宇衣冠冕

服之儀洋洋如在也功勳庸多之美凜凜不忘也自趙中令而下

二十三人見其形而思其人因其人而慨其功嗚呼盛矣哉然先

正之功何如哉方藝祖之開國也以仁興武與壺聚百姓請命于

上天前百年之根據合諸國之瓜分西顧而誅李筠李筠周朝為
李重進鎮密書與筠相結大

鎮跋扈大相即位羊兵反南時而戮重進重進密書與筠相結大
遣石守信或其賊滅火死

平蜀而孟和俘前蜀王建唐僖宗授西川節度至子衍唐莊宗滅之以孟知祥為後唐昭宗封為蜀王尋其子昶踰越而劉鋹縛梁封劉隱為西海王弟昶襲位國号浮

梁東渡天下為家蓬亭軒豁悉主悉臣當是之時非趙薛沈呂諸

公之功而誰功見前至列聖之承休也興國之下太原太平與國親征太原漢主

景德之征澶淵景德間劫大州冠澶州真宗用寇萊

和嘉祐之大平嘉祐間天下富庶不元祐之革弊元祐初司馬溫公當國尺草

值國本凜凜不能一日安以為泰山四維之地當是之時非張冠

王呂文富司馬諸公之功而誰功見前治平嗣服正人心易惑之

際呼吸之間有雷有風有存有亡大臣親扶日轂晏然如山神閑

氣定垂紳措笏使中外鋪啜嬉遊而無竊義之警昊地亮其心鬼

神鑒其誠則定策如韓如曾亦難矣慶曆聖德詩云早歲識而有

又事聖公亮謹畏周密受賞輔政奇骨可屬大事重厚如李

歷試之始方知諸難潛飛之日正恩施普大臣者朝規又誨言箴

行銘乾進剛德蒙養聖功異日登進揆席蓋念舊學之勲社稷享

其福生靈蒙其恩則舊學如史文惠亦難矣設行錄不特此耳方

僭偽之未平九縣颺回二精霧塞趙薛贊謀畫策固有功矣而曹

潘仰仗威靈糾率義旅亦創業之奇勛也方夷狄之肆侮冠履倒

置神人共憤趙張居中運策固有功矣而韓劉虎視江上洗滌腥

羶亦中興之偉績也夫此數公者先朝褒崇之典錫之爵秩祿之

子孫曰未也勒之鼎彝銘之竹帛曰未也而又清廟有像大丞有

享而猶未也迨于今日矢棘壯觀偉儀精神侈其典也奎畫陸

離鴻名赫奕榮其舉也盡祖宗所未盡之禮報先正所難報之功

其所以激勸後來使人有攸長之思又何如哉抑又論之周禮司

勲一職自王功國功而次其等有六祭之大丞銘之太常均之為

報典也而所謂王功國功特冠於諸功之上抑何也蓋有功於民

者不若有功於君有勞於事者不若有勞於國此正周公之輔相

成王甘盤之舊學商宗也然則司勲烏可不首舉哉不然麒麟之

繪如丙魏之輔佐充國之征伐皆煥然於其列獨霍氏之名首冠

諸公者蓋擁昭立宣對越無愧其功尤偉也凌煙之像如李靖之

善戰魏證之能諫亦燦然於丹青之下而房杜二公特別其上者亦秦府舊臣啓沃日又其功尤卓也此愚於定策舊章之勲故表而出之

任舊臣

貽厥孫謀以燕翼子此前人儲材之意也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此後人仍舊之意也夫人材之在天下其養也非一日其用也亦非一日何者木之蔽雲調借棋枰是必養於如翼之時用於登進之始禮樂庶耻以維之寬大樂易以待之如護元氣如愛重寶以為不如是則無以流久長之仁備緩急之用也是故高帝末年重念安劉之計特拳拳於勳舊之降侯武帝以遺詔而任霍光正以為擁昭立宣之地其儲材之意深矣並本傳龜惟千年可決大疑是必以老誠為柱石以重厚為腹心不為新進之所移不為異說之所搖如待上賓如對嚴師以為不如是則無以任付託之寄愆在天之靈也是故文帝之用將相莫非舊臣是雖洛陽年少紛紛之請曾不為之轉石太宗之用房杜秦府舊人從遊日又不啻若僚

高帝任舊臣
宣帝任舊臣
文帝將相用舊臣
太宗用素人府舊

友然其任舊之禮至矣並本紀甚矣舊臣有關於天下之治也其

閱世也久其歷事也熟則智老識遠有著龜之見其受恩也深其感德也厚則與國終始有歲寒之操議論重厚無少年之紛更也忠槩真純無流俗之鏤薄也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服羣心之望可以決大事之危疑可以翊社稷之靈長此舊臣之可倚可仗也如此故天之祚人國家也使二三元老左扶右持森然斗杓之橫漢壽考康寧福祿未艾屹然華岳之不搖否則參辰不合典刑泊沒晚輩後進紛更百出則國之為國也危矣昔曾子有言孝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為難能也誠哉是言矣愚嘗拜觀國朝委任之意我藝祖之開基也柴周二相保全寵禮心腹相孚邊幅盡畧此與成湯之相伊尹武王之待箕子蓋同一意夫以異代之舊臣且用之而不疑則我藝祖之豐芑詒後者子孫其任忘之哉通略上相並以優禮范質司徒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加侍中王傳左僕射平章事監修國史加同平章事仁浦中書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大宗承之沈薛並任不廢舊職薛居正九年論中令三人追念故績記聞昭憲太后勅太祖為約誓書趙普請書於紙尾藏之金匱後太宗因

藝祖用周三相
太宗任舊臣

任舊臣

真宗 任舊

仁宗 任舊

熙寧 大臣 用人

見藏書即張齊賢之相以輔汝為相之言而相之也東朝筆錄曰

召普西都推得張齊賢且不足盧多遜之相以儒者宰相之言而相

之也長編盧多遜占對精敏大我太宗之所任者非藝祖之遺後

歟真宗嗣位仰法太宗齊賢之復入也凡二年蒙正之復入也凡

三年呂端之即居相位也亦一年此真宗之任舊臣然也仁宗之

繼貞朝也登庸元老布置揆席景祐之相李迪即天禧之相也龍

也事畧天禧間王欽若作相如張如王前朝參摠追念不忘相繼

秉軸長編王曾張知白真宗初相曾又相知白英宗之繼仁朝也治平

初元廟堂權重受遺輔政無愧古人韓公親扶日轂晏然太山人

心無警重厚如勃祖來聖德詩子早識韓子有曾公謹畏周密內

外無隙有始有卒可方安也長編曾公既盡畏周密內外無間言

吾觀列聖相承委任勳舊無新進以撓國政無逸言以間故老

堂堂相位尊嚴謹重以持守家法為本以維持治躬為尚百餘年

間天下享安靖和平之福皆元老故臣相與扶持輔贊之功此固

前人儲數世之仁抑亦後之子孫愛惜保護之至此也熙寧大臣

德不勝才大言闊論驚駭人聽韓公元勳一去不留治平四年

富公大臣相繼去位富弼熙寧二年而前朝之耆舊一網盡去所與

共事者非新進之惠卿則少年之曾布熙寧七年四月安石薦惠

寧之意惜乎有志不及就也中更元祐嗣守先志退二大姦曾不

踰時元祐元年二月韓顛免路公碩德首蒙師礼元祐相司馬溫公

蘇頌又繼之並元祐三數君子皆端人也皆先朝之德望也環列

左右風采頓異嗚呼累朝之所相者皆故臣之重厚故天下享持

守安靜之治熙寧大臣之所用者盡少年之輕躁而國家紛紛之

弊未已也嗚呼可不鑒哉

新定决科古今源流至論卷之八

續集

任舊臣

